

阈限空间中的身份建构：欧茨作品中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的进步与局限

肖书阳

广东科技学院国际商务与语言学院，中国·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欧茨在《纹身女孩》与《我的鼠类人生》中，不仅呼吁人文主义情怀的回归、关注少数族裔的他者身份，更以教育权为核心线索，揭示了少数族裔在阈限空间中建构主体身份的复杂进程。本文以霍米·巴巴的阈限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权与就业权的历史演进，考察欧茨作品中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的阶段性进步与结构性局限。研究发现，欧茨一方面呈现了少数族裔突破教育隔离、获得职业选择权的身份建构成果，另一方面揭示了隐性种族歧视、经济分化与制度性排斥对教育权实质实现的持续制约。教育权获取与就业公平互为条件，共同构成少数族裔身份建构的核心维度。欧茨的文学书写既是对美国社会痼疾的诊断，也为多民族国家教育均衡发展与人权进步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镜鉴。

关键词：欧茨；阈限空间；身份建构；少数族裔；教育权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Liminal Space: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al Rights by Minorities in Oates's Works

Xiao Shuy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Language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Guangdong Dongguan 523000

Abstract: In *The Tattooed Girl* and *My Life as a Rat*, Joyce Carol Oates not only appeals to the return of humanistic concern and attention to the otherness of minorities, but also take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s a core thread to reveal the complex process of minor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in liminal space. Using Homi Bhabha's theory of liminal space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inority educational and 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hased progress and structural limitation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al rights by minorities in Oates's works. It finds that Oates presents both the achievements of minorities in breaking through educational segregation and gaining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ersistent constraints imposed by hidden racial discrimination,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on the substantiv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ights. The acquisition of educational rights and employment equity are mutually conditional and jointly constitute the core dimension of minor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Oates's literary writing serves not only as a diagnosis of America's social ills but also as a mirror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fo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rights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Keywords: Oates; Liminal spa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Minorities; Right to education

0 引言

少数族裔的他者身份与主体性建构始终是欧茨小说关注的重要命题。在《纹身女孩》与《我的鼠类人生》中，欧茨以人文主义情怀审视少数族裔的生存境遇，并将教育权置于身份建构的核心位置，揭示了教育权获取对少数族裔突破他者身份、实现阶层流动的阶梯性作用。两部小说通过犹太裔作家西格尔、贫困白人阿尔玛、黑人学生蒂雷尔等人物形象，呈现出少数族裔在阈限空间中经由教育权

获取而建构身份的成就与困境。

霍米·巴巴的阈限空间理论为理解这种身份建构提供了恰切的分析视角。阈限性起源于霍米·巴巴的“阈限空间”理论，针对“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流散族裔”^[1]提出。学界对此的界定是：“这种阈限空间是力图摆脱二元对立并寻求确立新的身份构建与话语权力的临界的他者空间……其理论指向为文学理论中的文化断裂弥合和他者身份话语建构”^[2]。换言之，阈限性是指他者被排挤到极限后试图

建构主体身份的探索空间,兼具探索性、混杂性与模糊性特质。本文以该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结合胡森的教育平等三层理论,将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的历史演进置于结构性语境中加以审视。论文分三个部分展开:首先论述阈限空间中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的历史张力;其次从文本层面分析教育权获取过程中的身份建构与隐性排斥;最后讨论就业桎梏的突破及其对身份建构的延伸意义,从而揭示欧茨文学书写的批判性与超越性。

1 阈限空间与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的历史张力

阈限空间理论将少数族裔的身份建构置于一种矛盾共生的过渡状态中加以考察。如前所述,阈限空间兼具探索性、混杂性与模糊性,少数族裔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接纳,又持续面临限制与封闭隔离,从而形成充满张力的身份建构过程。具体到教育权领域,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权的获取呈现出鲜明的阈限性:形式平等的制度突破与实质不公的结构惯性长期并存。

从历史维度考察,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权经历了从制度性隔离到形式平等的曲折演进。美国的教育状态“出现了十分吊诡的现象,一方面美国的世界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林立,知识精英人数众多;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呈现集体智商衰退和反对科学、盲目迷信的低智商状态”^[1]。南北战争后,1862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与《莫雷尔法案》以及1868年宪法的陆续颁布,使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初步获得公民权,为教育权的争取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在宪法层面将种族隔离合法化。少数族裔虽在名义上被赋予受教育权,却被强制与白人实行分校教育。该时期所谓的平等具有明显的欺骗性:少数族裔学校的师资、设施与经费均与白人学校存在天壤之别,实质不平等被形式平等的话语所遮蔽。

二战后,随着全球民族独立运动与民权运动的兴起,长期遭受结构性歧视的少数族裔积极投入争取平等公民权的斗争。在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美国当局被迫废除“隔离但平等”原则,白人与非白裔分校教育制度走向终结。20世纪60年代起推行的“肯定性行动”政策,“这项教育政策最初只是强调给予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族群同等公正的机会,从而消弭周遭环境的族群歧视及压迫氛围”^[4]。该政策在基础阶段教育层面为少数族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但其保障的平等仍具有明显限度。

瑞典教育学家胡森(Torsten Husen)认为教育平等分

为三个维度,即“第一,可以指个体的起点;第二,指向中介性的阶段;第三,还可以指最后目标,或是这三方面的综合”^[5]。若以此框架审视美国教育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肯定性行动”主要保障了起点意义上的平等,即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获得基本教育机会的权利,但在中介阶段与结果层面,不平等依然严重。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子女与大城市贫民区儿童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普遍较低,教学效果形同虚设,辍学率居高不下。“父母处于收入阶梯前1%的学生就读常春藤盟校的概率,是父母处于收入阶梯末端的学生的77倍”^[6]。这意味着,少数族裔教育权的获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构性格局,而经济差异作为独立于种族因素的变量,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

因此,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呈现出鲜明的阈限性特征:一方面,“隔离但平等”的废除与“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标志着形式平等的阶段性突破;另一方面,种族歧视的隐性化与经济分化共同构成实质平等的持久障碍。这一历史张力构成了欧茨小说书写的重要现实背景,也为理解其作品中少数族裔身份建构的进步与局限提供了结构性框架。

2 教育权获取中的身份建构:文本中的突破与隐性排斥

欧茨在《纹身女孩》与《我的鼠类人生》中,通过细致的人物刻画与情节设置,呈现了少数族裔经由教育权获取建构主体身份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揭示了突破性叙事背后的隐性排斥与结构性限制。

在《纹身女孩》中,犹太裔男主人公西格尔先生的成功作家身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犹太裔作为历史上遭受严重排斥的少数族裔群体,其成员西格尔能够通过教育获得知识生产者的社会位置,本身即暗示教育与择业突破了种族“隔离但合法”的历史限制。欧茨着意刻画西格尔的阶层特征:他对自己财产数量的模糊认知、对阿尔玛偷窃行为的一无所知、成年后对生活助理的持续依赖,均指向其作为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的身份定位。这一人物设置表明,少数族裔通过教育路径能够跨越种族边界,进入主流社会的精英阶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身份建构的突破。

《我的鼠类人生》则展现了更为多元的突破性叙事。黑人与白人孩子同校学习的场景,标志着从黑白分校到同校共存的历史性转变;黑人男孩哈德良·约翰逊作为全校仰慕的体育明星,以及黑人男孩泰瑞尔从被欺凌对象到历

史教授的蜕变,均呈现了少数族裔在教育场域中突破他者身份的积极成果。这些叙事不仅记录了制度性隔离废除后的现实变化,更暗示教育为少数族裔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可能通道,构成了身份建构的关键环节。

然而,欧茨并未将这一突破性叙事浪漫化。她敏锐地揭示了同校教育场域中隐性排斥的持续存在。《我的鼠类人生》中,黑人男孩哈德良·约翰逊被同学贬斥为“黑狗”,黑人男孩上学途中遭受白人男孩武力威胁的事件屡见不鲜,黑人孩子蒂雷尔多次被教师当着羞辱。这些情节表明,制度层面的隔离虽然被打破,但文化心理层面的排斥与权力不对等依然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学生即便进入混合学校,仍然面临语言暴力、身份贬抑与制度化歧视的隐性形式,教育权获取中的身份建构在文化意义上远未完成。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茨对教育权获取的理解超越了单一的种族维度,将经济差异作为阻碍教育公平的独立因素加以审视。《纹身女孩》中的阿尔玛出身贫寒,在遇到西格尔之前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为生存而苦苦挣扎。阿尔玛的白人身份具有特殊的批判价值:它打破了“白人天然享有教育平等”的迷思,揭示出贫困白人同样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至此,欧茨将教育权获取问题从种族对抗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呈现出种族、阶级、经济地位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图景。

欧茨的教育公平视野具有明显的全面性。她不仅关注非裔与犹太裔,还通过《纹身女孩》中亚裔与东印度大学生在书店工作的情节,呈现移民后代获得教育参与的积极信号。这种多元族裔的书写策略,彰显了欧茨对教育权获取中的身份建构具有跨种族的包容性理解:教育公平的实现不能仅限于某一特定少数族裔,而应涵盖所有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

综合而言,欧茨的文本建构呈现出一种辩证性:她既肯定少数族裔教育权获取中身份建构的阶段性成果,又揭示隐性排斥与经济分化对实质平等的持续性侵蚀。这种突破与限制并存的状态,正是阈限空间中身份建构的艺术表达。

3 就业桎梏的突破与身份建构的延伸:进步与局限

教育权获取中的身份建构并不止于受教育权的获得,更延伸至择业权与职业发展机会的平等。欧茨对少数族裔就业平权的书写呈现出相对乐观但又不乏警醒的态度,她通过人物职业命运的设置,揭示了就业桎梏突破的象征意义与实际局限。

美国少数族裔就业长期呈现高度固化的特征,黑人及移民后代多被局限于底层体力劳动行业。二战期间,罗斯福于1941年签署第88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宣布“国防工业或政府不得因为种族、信仰、肤色或者国籍原因进行用工歧视。政府机构、雇主和劳工组织有责任为所有工人提供充足且平等的参与机会”^[7],被誉为“第二次《奴隶解放宣言》”。然而,该命令本质上服务于战时动员,对少数族裔就业结构的改变并不彻底。战后,1948年7月杜鲁门政府的第9981号行政命令,规定在联邦政府机构中“所有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机会,不论其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8]。1953年8月,艾森豪威尔也颁布了促进黑人平等就业的第10479号行政命令,但这些看似具有政府行政效力的政策措施执行力度有限,少数族裔在雇佣市场中的底层地位未获根本改善。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高潮时期,1965年洛杉矶黑人骚乱成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的转折点。约翰逊总统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指出“民权斗争要进入更为深刻的阶段,我们不仅寻求自由,更要寻求机会——不仅寻求平等……还要寻求事实和结果的平等”^[9]。尼克松接任总统后,依然重视少数族裔就业公平问题,他曾表示“美国还没有到有能力消除教育和住房问题的种族歧视,但是消除就业的种族隔离刻不容缓”^[10]。尼克松任职期间始终将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公平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不断为少数族裔追寻平等民主权利提供政策支持。

然而,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主张“大力压缩就业与培训计划,缩小有权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削减给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11]。经济危机的压力与社会福利政策紧缩的双重作用下,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就业竞争愈发激烈。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平权问题的看法出现倒戈,甚至出现倒退危险。白人队伍中流传一种声音,“你需要那份工作,而且你最最有资格,但因为种族定额,他们必须把他分为少数族裔。这真的公平吗?”^[12]白人与少数族裔在争夺就业机会方面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政府对少数族裔的就业扶持被白人贬损为少数族裔提供配额性质的岗位。实际上,黑人等少数族裔同白人在就业、教育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待遇差别依然有着天壤之别,并不像白人想象中享有特殊优待。所谓的“特殊优待”不过是在一些不曾有少数族裔身影的职业中,开始出现少数族裔的零星之地,贫寒者及低微工作者在少数族裔种群中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

《纹身女孩》通过西格尔的职业身份呈现了就业桎梏

的突破。西格尔自主选择作家职业,并以书写历史真相、反驳否认大屠杀的种族沙文主义为志业。作家身份赋予他参与公共话语建构的能力,这一职业选择本身即是少数族裔通过教育和专业能力建构主体身份的显著标志。更具象征意味的是,白人阿尔玛成为犹太裔西格尔的生活助理,这一雇佣关系颠覆了白人始终掌控雇佣主导权的传统想象,表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族裔能够凭借教育所赋予的人力资本进入精英阶层,甚至成为白人的雇佣者。

《我的鼠类人生》则揭示了就业平权的有限性。20 世纪 90 年代,薇奥莱特的黑人男友蒂雷尔成为经济学专业的第一位黑人教授。这一“第一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标志着黑人开始突破白人垄断的学术职业壁垒,教育权获取的身份建构在职业层面获得延伸;另一方面,“第一位”的表述本身即反讽地说明,直至世纪之交,某些高端职业对黑人的系统排斥仍然严重,少数族裔的进入尚属罕见的突破性事件。欧茨以此反驳了“少数族裔被优待”的流行论调,指出就业平权远未实现结构性转变。

此外,欧茨在小说中亦通过细节揭示少数族裔就业身份的固化尚未彻底消除。曾几何时,少数族裔的职业固化严重,基本从事较为低等的职业,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新近移民许多是拉美裔,他们通常进入建筑行业”^[13];而亚裔较多出现在商人与工人之列。少数族裔就业固化的突破,为公平就业的达成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纹身女孩》中西格尔爬山无法登顶的情节同样具有明显的隐喻功能。腿部疾病限制他的登山运动,暗示少数族裔身份在美国社会中仍对其事业发展空间构成隐性制约。这一隐喻进一步强化了就业桎梏突破的未完成性:即便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职业成就,少数族裔仍可能在无形中遭遇“玻璃天花板”的局限。

教育权获取与就业公平构成少数族裔身份建构的两个相互依存的维度。就业公平的推进能够为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教育资源分配提供经济基础,从而反哺教育权获取;教育权获取的提升则能增强少数族裔的人力资本质量,为公平就业提供人才支撑。欧茨以美国少数族裔平权运动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为底色,既肯定就业桎梏突破的进步意义,又揭示其结构性限度,从而将教育权获取与就业问题从美国社会内部痼疾提升为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社会正义课题。

4 结语

欧茨在《纹身女孩》与《我的鼠类人生》中,从教育权获取与就业权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呈现了少数族裔在

阈限空间中建构主体身份的复杂图景。她既不吝肯定“隔离但平等”废除与“肯定性行动”推行后少数族裔受教育权与职业选择权的阶段性突破,也不回避校园隐性排斥、经济分化与职业种族化等深层结构性困境。这一辩证的书写策略,使欧茨的小说超越了一般的社会问题文学,成为对教育权获取与身份建构的深刻理论反思。

欧茨的思考具有鲜明的“顾后”式特征:她不满足于制度层面的形式平等,而是追问起点、过程与结果意义上的实质公平;她也不将教育权获取局限于非裔或种族问题,而是扩展到犹太裔、亚裔、移民后代和贫困白人等多元边缘群体。其作品深刻表明,教育权获取与就业公平互为前提,任何一方的滞后都将制约少数族裔身份建构的完整实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不均衡与就业歧视并非美国独有的社会现象,而是多种族、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曾以坐拥优质教育资源与教育公平著称的欧洲国家,依然存在教育分化现象,“在经济社会发展放缓和阶层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多国出现了教育分化和质量下滑的趋势”^[14]。欧茨的文学书写因而具有超越国界的启示意义:唯有突破种族、民族、肤色与阶级的多重藩篱,在制度保障、经济支持与文化接纳的协同作用下推进教育权获取与就业公平的实质实现,少数族裔才能真正摆脱他者身份,在阈限空间中完成主体身份的重构,人类社会也才可能迈向多元、无歧视、平等共赢的理想图景。

参考文献:

- [1] 李永平,李泽涛. 从阈限书写进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视角[J]. 中国比较文学, 2022(1): 183.
- [2] 王微. 霍米巴巴阈限空间思想刍议[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2): 122.
- [3] 阚道远,梁靖宇. 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4): 88.
- [4] 张舒丽,张睦楚. 平等抑或精英: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内在悖论[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22(2): 141.
- [5] 张人杰.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60.
- [6] Raj Chetty, John N. Friedman, Emmanuel Saez, et al. 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R/O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23618>.

Accessed July, 2017.

[7] 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23.

[8] Executive Order 9981[EB/OL].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executive-orders/9981/executive-order-9981>, Retrieved December 24, 2011.

[9] Richard F. Tomasson, Faye J. Crosby, Sharon D. Herzberger. *Affirmative Action: The Pros and Cons of Policy and Practice*[M].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132.

[10] Dean J. Kotlowksi. *Nixon's Civil Right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8.

[11] Herbert 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and Beyond*[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144.

[12] 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7.

[13] 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1.

[14] Castejón A., Zancajo A.. Educational differentiation polic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cross OECD countries[J].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5(3): 230.

基金项目：来源：广东科技学院 2023 年校级科研项目，项目名称：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作品中的他者身份局限性研究，编号：GKY-2023KYYBW-42。

作者简介：肖书阳（1991.11-），女，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硕士研究生，中级，研究方向：英美文学。